



再志

廿九之三十一

ケ 5
61
12



武備

武備志卷二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晉一

晉王與羊祐謀伐吳祐以為宜藉上流之勢密表
 王濬監梁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別駕何
 攀曰屯兵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
 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
 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

所謂將
 在外專
 之可也
 行于末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晉一



世更是要看

輒召設或見却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
典造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
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

羊祐歸自江陵務修德信與吳人每交兵刻日左
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請計者輒飲以醇
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
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
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祐與陸抗對
境使命常通抗遺祐西之

祐如此
着數便
可不勞
而服吳
惜遇抗
對手厚

之不疑抗疾祐與之

成藥抗即服之入多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
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
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而責之抗
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
適足彰彼之德於祐無傷也吳主用諸將謀數侵
盜晉邊抗上疏切諫吳主不從
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
之名將也耻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
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留憲代之

江大鐵
錐少此
計本掛

正月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積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木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及作木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上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夷道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連破至武昌隆之預與衆

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疆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

大臣哉

慎已免
谷四字
看破千
古儒人
心事

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
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已
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之渾果曰受詔但屯江北
不使輕進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
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
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
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而進豈一一須
詔令乎渾不聽浚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
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吳王

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舟師過二山渾遣信
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
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石頭吳主
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

梁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為虜所沒河西斷絕
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通涼州
討此虜者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
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
方略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

此法宋已不傳近世始有得之者實可開千斤

日云何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
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
以隆為武威太守隆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揀
試自旦至日中得二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於是
率其眾西渡溫水虜木機能等以眾萬騎或乘險
以遇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不陣圖作扁箱
車地廣用鹿角車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
且前弓矢所及應絃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隆到武威虜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眾歸

隆前後誅殺及降附者數萬又率善我沒骨能等
與木機能等戰斬之涼州遂平 俱武帝

長沙王又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遂
大敗眾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
能因敗為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
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
軍食又既戰勝以為方不足憂聞方壘成攻之不
利穎進逼京師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
城而已驃騎主簿祖逖言於又曰劉沈忠義果毅

孫贖校
疏

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沈發兵襲颺颺窘
急必招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又從之沈奉詔合
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惠帝

王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春與弟四礮
文騫從弟末桎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勒
召將佐曰吾欲悉衆決勝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
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最爲勇
悍而未桎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日來攻北城
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

以怯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則守未
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桎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
之必矣末桎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
突門既而疾陸春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
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
克而退末桎逐之入其軍門爲勒衆所獲疾陸春
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戶三十餘里疾陸春
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桎二弟爲質而請末桎
諸將皆勸勒殺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

武備志卷二十一 魏略考

勒知大勢使有

無仇讐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用矣乃遣石虎與疾陸春引歸王昌亦還薊勒召末杯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還由是段氏轉心附勒浚勢遂衰
帝懷
 勒募嚴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吾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旬藉使彼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劉琨王

琨亦癡
 謬至此
 聞鷄起
 無何為
 耶

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修戡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自効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冀平陽除僭逆二日勒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猶疑

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勒升其廳事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疆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即送襄國

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

以身免 俱愍帝

鄭攀杜曾等相與拒王廙廙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叔右甄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陳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敗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

至此猶不妄動為妙

本意只
是以逸
待勞

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
定漢沔曾走保武當
李矩守滎陽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俱入山令
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馬牛伏發齊
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眾勒乃還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
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
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又饑以
為逖士眾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

亦所以

峯其氣

擊獲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
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
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
逖鎮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
桑撫約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
有任子者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
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
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
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修

劫

如抗之
與祐皆
對手也

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
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董建降於
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
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逖皆不納禁
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劉曜圍後趙洛陽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
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
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
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

不許機
宜如是
亦料曜
必守洛
陽故先
為此言

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捲而來吾事去
矣卿以為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
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
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
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
自統步騎濟自大喝謂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
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臯見
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
兼行出于恐訾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

以安衆
心耳

武備志卷之九
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
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聞之知勒自來色變使
撤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
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
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
門勒躬貫甲冑出闔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
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
兵大潰曜昏醉敗焉為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
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

趙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拒之敬退屯樊城
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偵者至則告之曰汝宜自愛
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使人
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告撫以為
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毀襄陽遷其民于河北城
樊城以戍之撫坐免官
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
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度水獵引將佐語之曰
我所以禦寇者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

如此方謂之識

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也若羯虜有可乘之會又不資於此矣

趙主虎合兵五十萬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燕主皝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復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遂帥諸軍入自蠡嶺塞直抵薊城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略二萬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慕容翰請於燕王皝伐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北

道平關南道險狹衆欲從北道翰曰虜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凡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為也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翰及慕容霸為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拒北道自帥羸兵備南道翰等先至與釗合戰皝以天衆繼之高句麗兵大敗諸軍乘勝逐入凡都釗單騎走獲其母妻會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

孰不復窮追遣使招到不出韓壽曰高句麗之地
不足成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
鳩集收其餘燼猶足為患請載其父屍囚其主母
與婦俟其束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
也孰遂發釧父墓載其尸虜男女五萬餘口毀凡
都城而還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夫
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
眾言皆合也今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

英雄語

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
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兵萬人
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
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
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
闕關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
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
憂也溫拜表即行

桓溫軍至青衣漢大發兵趣合水以拒之議者欲

分合處
俱有至
理俱有
似是而
非之語
是在智
者耳

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
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太事
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金甌齋三日糧以示無
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
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
漢兵走敗

趙麻秋攻抱罕晉昌太守郎坦欲棄外城武威太
守張浚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太事去矣固守大城
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

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夏張重華遣謝艾出
步騎二萬進軍臨河艾乘輜車戴白帽鳴鼓而行
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
涓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艾踞胡床指
麾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
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
魏王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諸郡燕主儁
遣慕容恪等擊之閔趣常山恪追及於魏昌之廉
臺燕兵十戰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

人憚之。恪巡陳諭將士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饑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所將多步卒，將趣林中。恪叅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為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閔乘千里馬

形勢亦得

左操，從不，矛右，勢，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為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其馬忽斃，為燕兵所執，送於龍城，斬之。桓溫帥師伐秦，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趨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夏四月，溫遣別將攻上洛，獲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拒溫，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灊上。

武備志卷三十九 戰略考 晉一

長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小城，悉發精
 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長合以拒溫。三輔
 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
 酒迎勞，男女夾道觀之者，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
 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聞溫入關，披褐謁之，捫虱
 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
 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
 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
 安咫尺而不渡，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

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累猛軍謀，祭
 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軍不利，死者
 萬餘人。初，溫指秦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
 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二千餘戶而歸，欲與猛
 俱還，猛辭不就。長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
 敗，亡失以萬數。符雄擊司馬勳亦敗，還漢中。溫之
 屯霸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
 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
 眾，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

段龕據廣固城燕諸將請急攻廣固慕容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段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求必功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為高墻深塹以守之龕嬰

有仁人之心方可為大將

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龕面縛出降俱穆帝

桓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將自兗州伐燕却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虛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汝會于清引舟自清入河舳舻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

即魏延出針谷之計

捨此一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之賊因
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北土早寒
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
不從遣攻胡陸拔之燕王暉使下邳王厲逆戰敗
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於林渚十月溫至枋
頭暉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
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使垂帥衆五萬以拒
溫垂表申胤封孚悉羅騰從軍暉又遣樂高請救
于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議曰昔桓溫伐

即與書
生諫金
人同意
溫安得

我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強
大慕容評非溫敵也今溫舉山東進屯洛邑取幽
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峭崿則陛下大事去矣
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
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苟池鄧羌帥步
騎二萬以救燕封孚問於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曰
以溫聲勢似能有爲然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
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
必將垂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

不反

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厚，愆懸情見，勢屈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初，溫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遠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屯石門，李封帥兵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二千為前鋒，與哥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哥兵追之。宙帥伏擊之，哥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

此非人所及唯
于溫宜
然所謂
知彼也

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二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

王猛伐燕，聞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

雖非取
將之正
亦可謂
類倒表
太矣

能破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
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大守萬
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寢弗
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
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旬若無人所殺傷數
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
殺及降又十萬餘慕容評單騎走還鄴俱帝奕

武備志卷二十九

武備志卷三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晉二終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四
道會攻襄陽桓冲在上明擁衆七萬懼秦兵不敢
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
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
譬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不成功哉

無心被獲反似奇策故曰其機端循環無

不從之後朱序果以方屈被執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告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眾盡臣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

堅亦有奇色矣故一

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

靡不可
復止

有同一
策而分
勝負者
皆此類

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過之便不得上
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感而殺之蔑
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
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畧陳欲以帥退者
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

正月朔長樂公不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
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乃知其列人已起兵矣慕
容垂稱燕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馬騾向
鄴而農亦驅列人居民爲卒使趙秋說屠客及東

夷烏桓各部衆數千赴之攻破館陶衆至數萬
推農爲驃騎大將軍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
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也皆欲建功規利宜承
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
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
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
是良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
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
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謙請

急救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畫戰則士平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壯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噪出陳於城西牙門留本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將軍魏揭飛帥氏胡攻後秦將姚當成於杏城將軍雷惡地應之攻李潤後秦主苻欲自擊之

臣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苻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苻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苻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苻待之如初荀曜密告秦主登許爲內應自曲牢赴之軍於馬

只三其智非

頭原後秦主苻萇率眾逆戰登擊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兵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詰取之今失利而更前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苟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敗之登退屯鄴

燕主垂擊翟釗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求謀於羣臣尚書鮑遵曰使兩寇相敝吾乘其後此下莊子之策也侍郎張騰曰垂強釗弱何敝之乘不如速

乘弊之說丁古取勝者不少而項藉張騰之說獨勝之微乎微不察

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書多疑兵夜多火炬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垂軍黎陽臨河欲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派流而上釗亟引兵趨之垂潛遣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於河南比明營成釗亟還攻垂命堅壁不戰釗兵往來疲竭攻營不拔將引去鎮等出戰慕容農自西津濟夾擊大破之盡獲其眾及所統七郡二萬餘戶

劍奔長子

燕王垂以二月部分諸將出壺關滏口沙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趨軍各就頓西燕王永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未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歛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至臺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於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偽退永眾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

平生奇生平

歸長子

魏主珪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風漂其船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二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入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洛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十月燕軍燒船夜遁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符謨曰魏軍乘勝

氣銳若縱之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睦
遂曰魏多騎兵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冷郡縣聚
民千家為一堡清野以待之彼不過六旬食盡自
退封懿曰魏兵數十萬民雖築堡不能自固是聚
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
關拒戰趙主麟曰魏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
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悉以軍事
委麟

此見本
不凡

魏東平公儀攻鄴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

深明
九地

擊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諡
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容
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
敗後陳方固三也彼眾我寡不敵四也我軍自戰
其地動而不勝眾心難固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不
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名青還儀果疲敗
涼主光以西秦主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西秦羣
臣請東奔成紀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
眾寡光兵眾而無法弟延勇而無謀不足禪也且

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死光自走矣光軍長最遣子
太原公纂攻金城天水公延攻臨洮武始河關皆
克之乾歸使入給延曰乾歸衆潰奔成紀矣延欲
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畧過人安肯
望風自潰且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姦宜整陳而
前使步騎相屬俟諸軍畢進然後擊之無不克矣
延不從進與乾歸遇戰死光引兵還如臧俱孝武
秦王與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
繼之平拔魏乾壁魏主珪遣長孫肥為前鋒自將

大軍繼後以禦興肥敗平平走柴壁嬰城固守魏
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平將據天渡運糧以餉平
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獲深者為敵所
囚今秦兩犯之宜先遣奇兵據天渡柴壁不可戰
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
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
必從汾西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
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
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

此計甚拙

阮之南興退走四十餘里屯汾西伐柏林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鈎取為薪平糧竭矢盡夜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水死餘眾二萬餘人皆就禽與力不能救舉軍慟哭珪乘勝進攻蒲坂劉裕從徐兗刺史桓修入朝與劉毅何無忌孟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討弘據廣陵長民為刁達參軍使殺達據歷陽弘達皆玄黨也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史居前徒眾隨

古來勤王之師此為最難最奇

之入斬桓修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孟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千人直入斬之因收眾濟江眾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為長史守京口裕帥一州之眾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太衆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一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

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敦相繼北
上支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
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
之儲博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
何謂無成

不負相
濕完

桓謙與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山多張
旗幟以油灌諸木枝燃之火光徧滿山谷玄不知
測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軍皆殊死戰無
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縱火煙塵張天鼓

謀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走

夏主勃勃破鮮卑薛于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
攻秦二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
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中有所
憑繫高平險固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
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
允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
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
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

知己知
彼不欲
速真豪
杰也

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諸城秦主與乃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劉裕抗表伐南燕四月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名羣臣

與廣武君之言
俱幸而不用也
天之資裕信也

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爰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覺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躁之何憂不克桂林

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起不從鎮出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糗餼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胸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

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胸南日向是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胸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胸聲言輕兵自海道至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藩等遂克其城裕因衆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不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

此明白謂若死社稷耳

以為都督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陛下親將奔敗士民喪氣聞秦有內患恐不暇救燕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唇齒也安得不來超從惠計復遣韓彭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士與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

二千同舉大事此着便分君臣

息兵二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叛羌寇奄至奈何裕笑曰此正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我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禺說之曰本住嶺外豈得以此傳之子孫耶正

以劉裕難與為敵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有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璽書徵君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也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為矣循乃從之初道覆使入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

異才借不成耳

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為渤海太守引兵還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廬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三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與浮子拳健善關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無忌不聽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山邀射

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遂握節而死劉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脩船垂舉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爲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一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

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人測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兵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又以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耳時劉毅新敗人情恟懼將士北還者多瘡病建康戰卒不盈數千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丈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渡江以避其鋒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

雖計出
無奈亦
中古後
有心血

同匹夫何以威物裕甚悅景固請不已裕曰今重
鎮外傾疆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
動便自土崩瓦解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
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
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
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景恚甚請死裕
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景乃抗表曰臣贊北伐
之計使狂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
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琊王德文都督官城

口管語

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
宜且避之若回海西岍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亭
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景
望風而自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
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傷士卒不如按兵
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為盧公所慢事必無成使我
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城見循軍引
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
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

守之明白循伏兵南岍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
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茂南岍斷
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
言未必有實宜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柵甚固
留卿在後足以守之矣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
擊之林子曰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
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柵力戰賊乃退裕帥諸軍
馳還石頭斬赤特出陳於南塘
譙縱遣使請兵於秦以桓謙爲荊州刺史使帥衆

一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將軍荀林帥兵會之謙於
道募民得一萬人屯枝江林屯江津江陵士民多
懷一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
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去者不相禁也
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魯宗
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救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
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居守委以腹心
自帥諸軍攻謙水陸齊進戰於枝江天門太守檀
進陷陳大破之斬謙林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

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
焚不視衆乃大安

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譚冢江漢士民感
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
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
破之斬首萬餘級餘悉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淦
口初道規使遵為遊軍衆咸以為敵彊衆少不應
分割置無用之地至是迺服

劉裕謀伐蜀以宋齡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

我智人
我智人
用此
例法

帥衆皆以齡石咨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
石為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鐘等伐蜀熹
裕之妻弟位居靈石之右亦使隸焉裕與齡石密
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
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
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墜其計
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
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
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

所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
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
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
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
遣侯暉夾崖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
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
曰不然前聲言太衆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
重兵符至侯暉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
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

知我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
資二萬餘人悉爲譙于虜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
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船步進賊望
風奔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宗親餘皆掙
堵使復其業縱去投道福不納乃縊死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
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求救於魏魏主嗣使羣
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
登岷北侵其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

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
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
若過其上流裕必忿戾必上峴北侵是我代秦受
敵也今乘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爲敵南赴
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策也不若聽
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
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
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
之兵守之安能爲吾患且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

利豈顧一女子乎諱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
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心聲西而
實北也嗣乃遣長孫曷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
北峴裕乃引軍入河而使將軍向彌留戍碯礮
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
者輒爲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
四月裕遣丁旂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峴去
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
使監一白旆裕先命朱超石戒嚴旆舉超石帥一

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稍千餘皆長三四人以大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斬其將阿簿于魏主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秦成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閿鄉秦王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屯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困裁千餘人聞弘至欲擊之弘之以衆寡未敵止

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效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灞上劉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沂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

置之死地而後生

艦進驚以為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岍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諭士卒曰此為長安北門去家百里舟楫衣量皆以隨流令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味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眾騰踊進大破虜軍泓引兵救之為敗卒所蹂躪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慨然不應佛念登官牆自投死泓乃將其子

羣臣請壘門降

夏主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及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上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急至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

在網窖中不足取也勃勃乃遣子瓚帥騎一萬向
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為後繼俱

安帝

北涼

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豐既至潛

師還七川巖涼公李歆欲乘虛襲之將步騎二萬

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

不敢前乃露布四境云已克浩豐將進攻黃峪歆

聞之喜進入都湟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

大敗見殺恭帝

武備志卷三十

